

# 家乡的手擀面

陈沫彤

山东人有一个执念——上车饺子下车面。上车饺子因为怀着离别之苦，饱满厚实的馅里藏着丝丝苦涩，而下车的一碗清汤手擀面，是异乡游子魂牵梦绕的想念落地。

在“五一”假期的前几天，我退掉了外出旅行的火车票，选择回到山东，只是因为那一碗日思夜想的清汤手擀面。

手擀面的妙趣就在那撮筋道顺滑的面条。面要提前发好，面粉和上鸡蛋，一边加水一边将面粉搓圆捏扁，散乱的面粉在奶奶的手里变成了圆润的面团，放在陶瓷盆里发酵一番，再扔到面板上，滚上一圈干面粉。用擀面杖擀开，刀锋沾上面粉，切成条，最后在面板上击打成丝。面粉在案板上方飞舞，如薄薄的细雾在空气中弥漫，细密地落在奶奶的手腕上，白如初雪。

妈妈在厨房洗着白菜，

先焯水再切成条才会软烂入味。从小院的腌菜缸里寻一个“辣疙瘩”咸菜，切成四方方的小丁，作为别具风味的配菜，对“辣疙瘩”咸菜的喜爱也贯穿在家乡人的血脉中。白玉蒜也是必不可少的，一头头白蒜整齐地摆在盘中，像羊脂玉一般圆润饱满。再准备一小把葱花和香菜，连着面条一同下入锅中。铁锅内热气翻腾，撒点盐，沿着锅边淋上一圈香油，朴实无华的高汤瞬间满屋飘香。高汤冒着气泡，滚着面条，奶白色的汤水也决定了它厚实浓稠的口感。

手擀面一煮出来，就要趁热吃进肚子里，才算是对它最大的敬意。北方人总爱多做一点，多余的手擀面盛在铁盆里，趁热给邻居送去一份，顺便招呼上两句：“我家孩子回来了。铁盆不用急着还。”

初夏的阳光正盛，外面滚滚的热气和面汤飘出的缕

缕香气混在一起，吸引着我的嗅觉，充盈着我的味蕾。一家人围在餐桌，大口吸溜，嚼着大蒜，辣气弥漫。没人顾得上说话，只因千言万语都在一碗面里了。

吃完之后，额头早已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浑身都是热腾腾的，周身温暖，心情大好，这是独属于归家游子的奖赏。

独在异乡时，十几分钟就可吃完一碗面，吃的是生活的急迫。再度归家时，一碗清汤手擀面，一碟咸菜，吃的是时间慢煮的思念和享受。只有家人会用一整天的时间，慢熬温炖一碗面、一锅汤。在暖意四起，暑气初显的初夏，围在狭窄的锅炉旁，仔仔细细，为子女带来无言的思念与爱意。

山东人虽然豪迈，但也细腻。假日难得，该有很多父母期盼着游子归来，琢磨着为归乡的子女做一碗香喷喷的清汤手擀面吧……

# 孵小鸡

杨文革

前几天去早市买菜，忽然听到一阵“叽叽”清脆悦耳的叫声。循声望去，一群毛茸茸的黄色小鸡在筐里拥挤着、欢叫着。我不由得想起姥姥孵小鸡的往事。

孵小鸡也叫抱小鸡，一般是由老母鸡抱窝孵化，还有一种是在温度合适的炕头上人工孵化。姥姥会选择一只“抱窝”的老母鸡（一直赖在窝里，假装下蛋不愿出窝），在鸡窝里放上干净软和的细草，再放进一把或者两把鸡蛋（一把为十个），鸡蛋要选择种蛋。种蛋放入后，把“抱窝”的老母鸡放入鸡窝里。老母鸡趴在鸡窝里一动不动，警惕地瞪大双眼，两只翅膀紧紧地护着身子下边的鸡蛋。我经常蹲在鸡窝旁边往里看，不停地问姥姥：“老母鸡什么时候可以抱出小鸡宝宝？”老母鸡看到我靠近鸡窝，身子会紧紧地贴近鸡窝，羽毛也竖立起来，嘴里发出“咕咕咕”的声响。此时，姥姥就让我离鸡窝远一点，并告诉我，这是老母鸡护窝。

一般21天左右，就孵出可爱的小鸡了。这时，老母鸡就会带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院子里欢快地奔跑。在清明节前后，姥姥还会在炕头上人工孵化小鸡。她在炕头的一角，放上一床小棉被，把20个种蛋轻轻放在小棉被上，再用另一床被子盖

好。炕上的温度要合适，每天不仅要掌握好温度，还要用手勤翻动鸡蛋，更要保持安静，不能太吵闹了。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，都会尽量把声音放低。到第7天，在阳光充足的中午，姥姥会在翻动鸡蛋后，把鸡蛋依次拿到正间屋地上，弯着腰，把鸡蛋放到门槛下的门洞里，对着明亮的太阳光，仔细观察鸡蛋胚胎发育情况。如果发现鸡蛋壳里没有任何变化，或者鸡蛋壳里的胚胎不活动了，姥姥就会拿出来，在长把铁勺里，放上一勺猪油，煎鸡蛋给我吃。若是毛蛋，就埋在锅底下的草木灰里，烧熟后再吃。

小鸡出壳时，浑身湿漉漉的，有的站立不稳，有的则用力啄蛋壳，有的蠕动着身子使劲往外挤。姥姥赶紧把小棉被放到一个筐里，然后把一只只小鸡抓到筐里，筐里放一小碗小米、一小碗清水。在姥姥的精心守护下，小鸡们很快就羽毛丰满，出筐下地，满院子跑了。随着小鸡逐渐长大，姥姥会抓起一只来仔细观看，分辨出哪一只只是公鸡、哪一只只是母鸡。公鸡养大了，可以宰了吃，母鸡留着下蛋。

如今，站在这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前，听着小鸡的叫声，我又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、慈祥的姥姥……

# 夜来香，吐露着芬芳

王珉

1980年，邓丽君的《夜来香》从海峡对岸传到大陆，我当时还年轻，因为这首歌而迷上了邓丽君。机缘巧合，那时我还买到了汪曾祺创作的《晚饭花集》，装帧素雅，白色封面。初看书名以为是散文集，其实是短篇小说集。

夜来香与晚饭花，其实是同一种花。如今，我依旧会哼唱“只有那夜来香，吐露着芬芳”。《晚饭花集》的书页也已泛黄，我却依旧喜欢。

《晚饭花集》中有一篇小说叫《晚饭花》，主角李小龙是个男孩，他爱上了待嫁女子王玉英。描绘晚饭花的文字很生动，“王玉英家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，每到傍晚晚饭花开得很旺盛”；用晚饭花暗喻男孩的相思情，“夏天很凉快，上面是高高的蓝天，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”。故事很简单，清新隽永，如同散文诗，却把懵懂男孩对女子的青涩暗恋，以及男尊女卑的世态对女子命运的不公写尽了。

后来，汪朗问父亲汪曾祺：“《晚饭花》里的李小龙是你自己吧？”汪曾祺回答：“是的。”尽管汪曾祺在《自序》里说“我对晚饭花这种花并不怎么欣赏”，但却仍用“晚饭花”做书名！

晚饭花像是中国流行网络语言——好IP、好名片，网红爆款，一网打尽。难怪江苏省高邮市要创作一首《晚饭花》的歌曲并录制MV。汪曾祺正是高邮市土生土长的文人。

晚饭花是再平凡不过的乡村小花，落籽就生，低贱易活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每家每户屋里屋外都有它的身影。我相信每个农村孩子对晚饭花的美好故事都源于童年。晚饭花，也有人称为夜来香、千里香、夜兰花……它结的籽，圆黑如豆，有细纹，卵圆形，表面褶皱带有沟槽，又如同地雷，所以也叫地雷花，这个名字丑，不知谁想的。而剥开外面的种皮，胚乳白粉质，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交“白粉花”。

晚饭花这个名字最具乡土烟火气，口语化，更上口。我还听说河南人叫它“烧汤花”，因为河南人将晚饭称为“喝汤”，因此做晚饭就被称作“烧汤”。它黄昏时开花，晚饭前后开得最热闹，同牵牛花正好相反。夏天傍晚褪去暑气，乡下人在树下吃饭，晚饭花开，而孩子就会去采花，吸花管的蜜汁，甜丝丝的。

今年“五一”前后，我出去旅游品尝到一些新奇的美食，印象最深的是炝拌晚饭花，作为凉菜很清爽。晚饭花炒鸡蛋既简单又好吃，可清热解毒，清热明目，止咳化痰。我并不在意功效，只在意好吃。我经常采上满满一大袋晚饭花，回家煮面、熬粥、煲汤，口感清香，还带有淡淡的甜味，清爽不油腻。

你的家乡，晚饭花叫什么名字呢？是紫红色、黄色、白色还是杂色的？记得有一年我去高邮旅游，特意去汪先生的故居，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：汪曾祺老师，全国各地的晚饭花开了……

食无忧的生活，就会感叹：啊，现在的生活真幸福！

只是单纯的富裕，是感觉不到幸福的。幸福是经过一番辛苦努力之后，那种成功的感受。

丁新军

# 传递幸福

刘芳琳

爸爸、妈妈为了生计，除了在地里劳作，还外出打工，我年幼时是跟着奶奶长大的。对门的大嫂对我说：“小芳呀，你小的时候什么苦都没吃过。”

四五岁时的一个冬日，我从厨房里提着一个刚灌满热水的暖水瓶到堂屋去。不小心脚下一滑，“嘭”地一声闷响，热水瓶掉在了地上，滚烫的热水四溅。我吓傻了，呆呆地站在台阶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心中暗想，完了，肯定要挨打了。奶奶惊慌地从厨房里冲出来，颠着小脚跑到我的面前，二话不说把我抱进屋，检查我的小手小脚，看看烫伤了没有。她把我搂在怀里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谢天谢地，我的孙女没事。”缓过神的我哇哇大哭起来，奶奶温柔地拍着我的头念叨：“胡噜胡噜毛，吓不着；胡噜胡噜毛，吓不着。别害怕，只要我们家芳芳没事，一个热水瓶算什么，让你爹再买一个。以后提水时一定要小心，别烫了自己。”我心情平静

下来，认真地朝奶奶点了点头。

时间飞逝，如今我的儿子也上小学三年级了。因为加班，我回来晚了，贪玩的儿子没有加水就把电热壶插上电，结果电热壶烧坏了。儿子怕我责骂他，忐忑不安地告诉我电热壶烧坏了。看着有些紧张的儿子，我想起了慈爱的奶奶，便把儿子搂在怀里说：“儿子，只要你没事，一个电热壶算什么。”我还表扬了儿子，表扬他闻到烟味先拔掉了插头，没有直接去碰烧热的电热壶，“妈妈为你的机智感到骄傲和自豪”。

儿子惊讶地问我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不骂我呢？我的好朋友毛毛昨天摔了一个碗，他的妈妈还打了他。妈妈，你真好！”儿子热情地在我脸上来了一个甜蜜的吻。我趁机把我小时候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儿子自豪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的奶奶真好！”

幸福的童年可以疗愈一生，幸福，原来是可以传递的。

## 微言不微

我们常常寻找幸福，幸福在哪里呢？有钱人幸福，生活优越的人幸福，工作清闲的人幸福……其实，这都是与别人比较时感觉到的幸福，并不是你自己的幸福。当你也过上这样的

生活时，并不一定会感到幸福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生活在一种惯性中，感觉不到幸福，只有我们去想、去比较、去仔细体会时才能感觉到。比如经历了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再看看如今衣

投稿邮箱：ytwbtyj@126.com